

护送军粮进沈城 臭鱼肚里藏情报

70年前,17岁的樊永吉以东北贸易干训班学员的身份和解放军一起护送十几车军粮进了沈阳城,参与了商业接管的相关工作;16岁的警卫员刘敬砚跟随侦察参谋长三进沈阳,画出军事地图;从延安来的侦察员王福义用一条臭鱼,带出了敌军作战图纸等重要情报。

1948年,这三位年轻人以不同的方式、带着不同的任务进入沈阳,虽然没有直面惨烈的战争和淋漓的鲜血,但同样为沈阳的解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与热血。



樊永吉老人照片。

护送军粮来沈 从此在沈阳奋斗终身

70年前,沈阳解放约一周后,一列货车从齐齐哈尔出发,途经哈尔滨,第二天抵达沈阳站。货车前十几节车厢里堆满了大米,这些大米中的大部分将作为解放军的给养,还有一部分要发放给沈阳城里的市民。

货车的尾车是一节客车,里面坐着数十名解放军战士和20多名东北贸易干训班的学员,今年87岁的沈阳市公安局文保分局离休干部樊永吉老人就是其中的一员。

无论是学员还是战士,都在车厢里静坐了一宿,没有睡觉。每个人都沉默着、激动着、担心着。好在押运粮食的路上“十分顺当”,什么都没发生,但樊永吉紧紧握着步枪的双手一直都没有松开。对于17岁的他来说,这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奔赴。从此之后,他就要在沈阳落地生根。

樊永吉乘坐的货车抵达沈阳站时,已经有不少市民在等待迎接,他们远远地看见悬挂着党旗和军旗的车头,就开始鼓掌欢迎。那时,身穿便装的樊永吉和其他学员们走在解放军的后头,心里无比激动。这种激动,让樊永吉想起当时在干训班聆听首长讲话时的心情。

樊永吉出生在黑龙江省的东北方向,距俄罗斯边境很近的讷河县,国民党军队

一直未敢踏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讷河县解放,樊永吉开始接受党的教育。

1947年,樊永吉在中学读书时接触了革命。1948年,樊永吉被选调到齐齐哈尔东北贸易干训班受训,学习经济和政治。那时干训班学员们每天唱的歌是“炉火通红照四方,围困长春沈阳城”的自编歌曲,演的剧是《白毛女》和《血泪仇》,喊的口号是“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尽管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但东北局副书记陈云的多次讲话,武装了樊永吉的头脑,铸起他内心的钢枪。在干训班学习了几个月,樊永吉已经做好了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准备,就等待一声令下,奔向火热的战场。

樊永吉到沈阳之后,参与了沈阳商业接管的相关工作,当时的住所就在中街名为“老天河”的几栋小白楼。在樊永吉的回忆中,当时的中街商铺林立、仍旧繁华。

根据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相关资料,沈阳刚解放不久,天上的飞机和枪声就没停过,中山广场非常混乱。随着接收工作的顺利展开,沈阳的治安才逐渐好转。

沈阳解放一年后,樊永吉进入公安系统,之后从事了几十年的经济保卫和文化保卫工作。在沈阳解放之初,他还参与攻破多起日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

三进沈阳城 乔装乞丐探消息 手绘进攻地图

根据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几位参与过沈阳解放的老兵都一致认为,相比解放锦州的艰辛,沈阳解放一役的确挺“顺当”。但这种“顺当”,和之前的精心部署和紧密谋划脱不了干系。

为了提前摸清沈阳城内的敌情,东北野战军在向沈阳发起总攻之前,曾派出多组侦察人员,多次深入敌人心脏,争取到更多的战争先机和主动权。

70年前,比樊永吉小一岁的刘敬砚是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司令员钟伟的贴身警卫员。12纵队驻扎在浑河南岸,与沈阳城内国民党守军一河之隔,对沈阳市内的地形和敌情一概不知。钟伟派人进城侦察,要搞到一份沈阳地图。

刘敬砚因为年龄小,被选中跟随侦察参谋长王野一同进城。出发之前,他们先找了几件破烂衣服,准备扮成乞丐。王野心里想着侦察计划,手里也没闲着,他拿着砖头在手掌上磨了一个星期,生出满手的老茧。

后来证明,打扮成乞丐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他们进城之后发现,解放前夕的沈阳城内一片混乱,披着麻袋的乞丐随处可见,百姓也大都穿着带

补丁的衣服,只有商人才穿着一身干净的长袍马褂。

10月18日,王野和刘敬砚从当时的浑河堡桥过河,准备进入沈阳城。国民党士兵盘查的时候,刘敬砚的东北口音没有引起对方的怀疑,王野一说话却是引人侧目的山东口音,但他伸出了长满老茧的双手,国民党士兵才相信他就是一个种地的农民。

两人第一次进城,主要侦察市政府附近的五三兵工厂和黎明机械厂附近的兵工厂。因为攻打沈阳,必须要保护兵工厂不受损失,为我军所用。

4天后,两人第二次进城,刘敬砚跟着王野到沈阳站附近跟其他要饭花子混了一天,打听沈阳铁路状况和周边地形。

10月26日,两人最后一次进城,他们沿路打听,找到了国民党53军驻扎的北大营老瓜堡子。当时,53军已然如同一盘散沙,无心作战。街上随处可见国民党新六军的伤兵,他们手上戴着金戒指,在街上抢香烟、抢吃的,尽失民心。两人侦察完毕后连夜出城,回到驻地,手绘出沈阳地面图。12纵队开始研究进攻沈阳的路线。

夺取重要情报 藏在臭鱼肚中 瞒过关卡哨兵

在刘敬砚随王野最后一次进城侦察的前后,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也派出一位侦察员,除了要搜集敌人的情报,还要拿到国民党总指挥部的作战图纸。

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资料显示,这位重任在肩的侦察员名叫王福义,是从延安派来的资深侦察员,外号叫“大能耐”,搞侦察有一套。

王福义从八面城出发时,装扮和刘敬砚等人一样,都是身披破麻袋的乞丐。他毫不费力地混进了沈阳城,直奔老秋林附近的国民党总指挥部,跟其他地下工作者接头。当时,沈阳很多地下工作者都在这一带活动,有厨师,有掌鞋的,还有剃头匠,表面身份各不相同。

明确了任务后,王福义终于等到了一个好时机——第4天晚11点,刚组建起来的突击小组在王福义的带领下闯进了专门制定作战计划的国民党参谋部,干掉了十多个人,将作战地图、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等情报

拿到了手。

情报到手了,可这么重要的材料怎么才能安全带出城呢?王福义想出一个好主意,他找到一个小竹筒,把地图和作战计划都塞进去,再扔到泔水缸里浸足了味儿,又找到一条不知死了多久的大鱼,把竹筒塞到大鱼肚子里。泔水味加上鱼的腥臭味混在一起,难闻到没有人愿意靠近。

时间不等人,装好情报,王福义马上换上乞丐的衣服,披上麻袋,把臭鱼往里一装,立即出城。在城门口的一处关卡,一个哨兵拦下他,非要他打开麻袋看看里面是什么。但麻袋刚开出一条小缝,臭气就窜出来,把哨兵熏得直恶心,捂着鼻子摆手让他赶紧走开。

随后的几个关卡,碰到难缠的哨兵,王福义还使出了扮哑巴装傻的能耐,终于一路“蒙混过关”,把重要情报及时带回了八面城军指挥部。11纵队指挥官对着这份情报研究出应对计划,从东陵打入沈阳。